

全唐文

竹居被屨

竹居牧齋

全唐文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三目錄

元稹七

與史館韓侍郎書

敘詩寄樂天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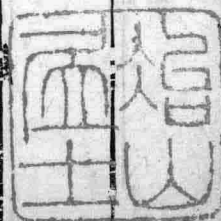
誨姪等書

代諭淮西書

上門下裴相公書

賀裴相公破淮西啟

上興元權尚書啟



上令狐相公詩啟

與衛淮南石琴薦啟

制誥自序

文藁自序

白氏長慶集序

欽定全唐文卷六百五十三

元稹

七

與史館韓侍郎書

侍郎退之足下稹與前襄州文學掾甄逢遊善逢故刑部
員外郎濟之子濟天寶中隱於衛之青巖山採訪使苗公
等五人皆以狀薦凡十徵不起末以左拾遺就拜之適值
祿山朝奏京師懇於上前求爲賓介元宗可其奏祿山還
至衛縣遣太守鄭遵意詣山致命輟行信宿以俟之甄生
懼其難免俛首從事至天寶十二載祿山反狀潛兆慮不

得脫乃僞瘖其口復隱青巖踰年而祿山叛卽日遣僞節
度使蔡希德緘刃逼召且曰或不可強斬首來徇旣而甄
生噤閉無言延頸承刃氣色和定若甘心然希德義而捨
之祿山亦終不能致慶緒繼逆虜而囚之於東都安國觀
代宗復洛甄生卧匡牀詣元帥府至則號標自治代宗爲
之動色遂命傳置長安肅宗高其行因授館於三司治所
令從賊官囚慙拜之受污者莫不俯伏仰歎恨不卽死於
其地且夫辨所從於居易之時堅直操於利人之際而猶
褊淺巽懦者之所不爲蓋怫人之心難而害已之避深也

況乎天下亂矣王澤竭矣死忠者不必顯從亂者不必誅
而能眷眷本朝甘心白刃難矣哉是以治平則爲公爲卿
爲鵷爲鷺世變則爲蛇爲豕爲獍爲梟者十恒八九焉若
甄生冤弁不加於其身祿食不進於其口於天寶末蓋青
巖之一男子耳及亂則延頸受刃分死不回不以不顯而
廢忠不以不誅而從亂參合古今之士蓋百一焉稹常讀
注記缺而未書謹備所聞蓋欲執事者編此義烈以永永
於來世耳子逢始生之歲顏太師崔太傅皆爲歌詩以美
賢者之有後且序甄生之本末云及逢旣長耕先人舊田

於襄之宜城讀書爲文不詣州里歲饉則力穡節用以給足於親戚歲穰則施餘於鄰里鄉黨之不能自持者前後斥家財排患難於朋友者數四由是以義聞襄之守狀爲文學始就羈於吏職稔聞風旣久因與之遊逢每寃其父之名不在於史將欲抱所寃詣京師告訴於司史氏蓋行有日矣以愚料之甄子僕短馬瘦言簡行孤得不爲驕閹之所排訶則權力者疑誕以臨之固無自而入矣因曉甄生以無自入之勢且告以執事者辱與稔游願得所寃之狀告甄生厚相信待由是輟行旣而自思滓賤之中猶願

貢所聞於執事得非愚且僭耶然而誚笑之暇幸垂察焉
不宣某再拜

敘詩寄樂天書

稹九歲學賦詩長者往往驚其可教年十五六粗識聲病
時貞元十年已後德宗皇帝春秋高理務因人最不欲文
法吏生天下罪過外閫節將動十餘年不許朝覲死於其
地不易者十八九而又將豪卒愎之處因喪負眾橫相賊
殺告變駱驛使者迭窺旋以狀聞天子曰某邑將某能遏
亂亂眾寧附願爲其帥名爲眾情其實逼詐因而可之者

又十八九前置介倅因緣交授者亦十四五由是諸侯敢
自爲旨意有羅列兒孫以自固者有開導蠻夷以自重者
省寺符篆固於凡閣甚者擬詔旨視一境如一室刑殺其
下不啻僕畜厚加剝奪名爲進奉其實貢入之數百一焉
京城之中亭第邸店以曲巷斷侯甸之內水陸腴沃以鄉
里計其餘奴婢資財生生之備稱之朝廷大臣以謹慎不
言爲朴雅以時進見者不過一二親信直臣義士往往抑
塞禁省之間時或繕完隕墜豪家大帥乘聲相扇延及老
佛土木妖熾習俗不怪上不欲令有司備宮闈中小碎須

求往往持幣帛以易餅餌吏緣其端剽奪百貨勢不可禁
僕時孩騃不慣聞見獨於書傳中初習理亂萌漸心體悸
震若不可活思欲發之久矣適有人以陳子昂感遇詩相
示吟翫激烈卽日爲寄思元子詩二十首故鄭京兆於僕
爲外諸翁深賜憐獎因以所賦呈獻京兆翁深相駭異秘
書少監王表在座顧謂表曰使此兒五十不死其志義何
如哉惜吾輩不見其成就因召諸子訓責泣下僕亦竊不
自得由是勇於爲文又久之得杜甫詩數百首愛其浩蕩
津涯處處臻到始病沈宋之不存寄興而訝子昂之未暇

旁備矣不數年與詩人楊巨源友善日課爲詩性復僻嬾
人事常有閒暇閒則有作識足下時有詩數百首矣習慣
性靈遂成病蔽每公私感憤道義激揚朋友切磨古今成
敗日月遷逝光景慘舒山川勝勢風雲景色當花對酒樂
罷哀餘通滯屈伸悲歡合散至於疾恙窮身悼懷惜逝凡
所對遇異於常者則欲賦詩又不幸年三十二時有罪譴
棄今三十七矣五六年之間是丈夫心力壯時常在閒處
無所役用性不近道未能淡然忘懷又復嬾於他欲全盛
之氣注射語言雜糅精粗遂成多大然亦未嘗繕寫適值

河東李明府景儉在江陵時僻好僕詩章謂爲能解欲得盡取觀覽僕因撰成卷軸其中有旨意可觀而詞近古往者爲古諷意亦可觀而流在樂府者爲樂諷詞雖近古而止於吟寫性情者爲古體詞實樂流而止於模象物色者爲新題樂府聲勢沿順屬對穩切者爲律詩仍以七言五言爲兩體其中有稍存寄興與諷爲流者爲律諷不幸少有伉儷之悲撫存感往成數十詩取潘子悼亡爲題又有以于教化者近世婦人暈淡眉目綰約頭髮衣服修廣之度及匹配色澤尤劇怪艷因爲豔詩百餘首詞有古今又

兩體自十六時至是元和七年已有詩八百餘首色類相從共成十體凡二十卷自笑冗亂亦不復置之於行李昨來京師偶在筐篋及通行盡置足下僅亦有說僕聞上士立德其次立事不遇立言凡人急位其次急利下急食僕天與不厚旣乏全然之德命與不遇未遭可爲之事性與不惠復無垂範之言兀兀狂癡行近四十傲名取位不過於第八品而冒憲已六七年授通之初有習通之熟者曰通之地濕墊卑褊人士稀少近荒札死亡過半邑無吏市無貨百姓茹草木刺史以下計粒而食大有虎豹蛇虺之

患小有蟻蚋浮塵蜘蛛蜂之類皆能鑽嚙肌膚使人瘡
痂夏多陰溼秋爲痢瘡地無醫巫藥石萬里病者有百死
一生之慮夫何以僕之命不厚也如此智不足也又如此
其所詣之憂險也又復如此則安能保持萬全與足下必
復京輦以須他日立言事之驗耶但恐一旦與急食相符
而終使足下受天下友不如已之誚是用悉所爲文留穢
箱笥比夫格奕樗塞之戲猶曰愈於飽食僕所爲不又愈
於格奕樗塞之戲乎昨行巴南道中又有詩五十一首文
書中得七年以後所爲向二百篇繁亂冗雜不復置之執

事前所爲寄思元子者小歲云爲文不能自足其意貴其
起予之始且志京兆翁見遇之由今亦寫爲古諷之一移
諸左右僕少時授吹噓之術於鄭先生病嬾不就今在閒
處思欲怡神保和以求其病異日亦不復費詞於無用之
文矣省視之煩庶亦已於是乎

誨姪等書

告崙等吾謫竄方始見汝未期粗以所懷貽誨於汝汝等
心志未立冠歲行登古人譏十九童心能不自懼吾不能
遠諭他人汝獨不見吾兄之奉家法乎吾家世儉貧先人

遺訓常恐置產怠子孫故家無樵蘇之地爾所詳也吾竊
見吾兄自二十年來以下士之祿持窘絕之家其間半是
乞丐驕游以相給足然而吾生三十二年矣知衣食之所
自始東都爲御史時吾常自思尚不省受吾兄正色之訓
而況於鞭笞詰責乎嗚呼吾所以幸而爲兄者則汝等又
幸而爲父矣有父如此尚不足爲汝師乎吾尚有血誠將
告於汝吾幼乏岐嶷十歲知方嚴毅之訓不聞師友之資
盡廢憶得初讀書時感慈旨一言之歎遂志於學是時尚
在鳳翔每借書於齊倉曹家徒步執卷就陸姊夫師授栖